

忽然说到死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1/29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离家五百里

小娟 & 山谷里的居民 - 空



忽然就说到了死亡的问题。事情的起因是吃完饭后，父母亲跟我聊起了方爷。几个月前，方爷因突发脑梗住院，后来出院后一直在家里躺着，父亲去看过他，人已经昏迷不醒很长时间，单靠氧气瓶硬撑着。可以说只要氧气瓶一撤，人就走了，但还是没撤。

我想我要是方爷的儿子，也很难下撤掉氧气瓶的决定：爸爸只要有一口气吊着，就算是活着。可是这样活着，爸爸虽然已经没有了任何意识，也会感到非常痛苦吧。这种纠结，虽然没有亲历，可是也能体会一二。

方爷跟父母亲年龄相仿，老伴儿前几年肝癌去世。几个儿子都在江苏开店做生意。现在一个儿子在家里守着，其他孩子也回不来，毕竟武穴已经封城了。母亲说：“如果年前把氧气瓶撤了，人下了葬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尴尬。”

我问尴尬在哪里，父亲接话说：“如果现在人没了，有么人去给他抬棺材？疫情这么严重，没得人敢过去。”我又问：“现在不火葬吗？”父亲回：“这几年倒是没有强求火葬，所以现在都是土葬。”母亲又说：“再一个，儿女在外头，也回不来。”我想了一下，说：“那现在如果人没了，只有请火葬场的人开车来把尸体拉走火化，他儿子把骨灰拿回来放着，等疫情结束再下葬。”父母亲点头称是。

父亲又说起了白云娘，也就是方爷的老伴儿，“嚯，那葬礼搞得几风光！几像样！请了八个道士念经，沿路撒钱，各种花圈迷花了眼，花费七八万……”母亲打断说：“你是不是几羡慕？

真是花冤枉钱，人都死了，这些钱都给别人咯，有么子味？也就是讲排场讲好看，生前对娘老儿好，比死后搞这些有的没的重要多了。”

父亲被怼得没话说，忽然又转头跟我讲：“庆儿，我要是死了，没得别的愿望……就你哥捧着我的骨灰盒，你在后面抱着我的遗像，你老娘扛个铁锹，找块地方把我随便埋了就算了……”

母亲噗嗤笑着打断：“我才不会扛个铁锹哦，好不吃辛苦！拿着你的骨灰，直接往长江水里一撒就完了。”父亲说：“我说正经话！”母亲回：“一天到黑死死死的，你过去说！不要听你说话咯。”父亲搂着暖手宝，起身说：“说不通哩，我走我走。”

父亲已经不止一次说到死了。每回我在北京打电话回来，父亲总要提起垵里谁谁谁脑溢血了谁谁谁中风了谁谁谁前天死了，那些提到的人都是他的同龄人。他就像是身处一个爆炸现场，周遭全是轰轰隆隆的炸响声，总有一天会炸到自己头上来。他内心非常害怕非常紧张，现在轮到他多年的老玩伴方爷。

前几年，我离家时，他突然问我要不要看他已经请人给自己画好的遗像，怕到时候来不及准备。几年过去了，他又提起了葬礼的事情。虽然我们用玩笑话把它打发过去了，可是它梗在我心里无法纾解。的确，我该考虑到这些问题了。

他现在走路一搓一搓，脸型消瘦，身体佝偻，最重要的是没有精气神。母亲私下悄悄说：“他现在打牌都打不得，手拿牌都拿不起来。有一次别人告诉我，他从牌桌上起来，裤子后面是黄的……”我立马上网查询了一下，原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，即自主神经受到损害，出现大小便失禁。

身体的一点点朽坏，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一点点衰颓。平日，我在北京，哥哥也忙。父母亲在家里，母亲承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，还时不时出去打小工。而父亲几乎什么也不会去做，他除开坚持吃药和打胰岛素，主要的消磨时间就是看电视和打牌。从父亲的角度看，未来有什么期望呢，除开等待身体衰坏，最终就是死亡了。那就像是一个随时会打下来的重拳，它没有出手，可它随时会出手。

而母亲这头，我也放心不下。之前跟母亲打电话，母亲说她在船厂打小工。问起是做什么，母亲说拿着小铲子刮漆，那船舱内气味刺鼻，眼睛都辣得疼。我立马说：“你不要再去了！不晓得有多少有毒气体在里面！”母亲说：“一天一百块钱，还有饭吃。”我说：“这钱我给你，你不要再做咯。你答应我，不能再去咯！”母亲说好。

我继续叮嘱：“你不要跟我说好好好，临到头又跑去。我过去给你打的钱，你莫留着不花，也不需要给我攒钱，我自家会挣钱。你这样看起来是赚了点钱，以后身体搞坏了，还不是需要花很多钱哩。你做小工我不反对，屋里留一点地，种种庄稼，动动身体是可以的。但是这种伤身体的，我是非常反对的。”

母亲叹气道：“我就是想趁着身体还可以，赶紧做几年。以后就做不动咯。我也不想靠你们养着，还是希望自家能多挣点钱。”母亲就是如此，极有自尊心，不想麻烦任何人，而对我和我哥，她更不想麻烦。每每想到此，心中一阵疼惜。

吃完饭在房里看电视，父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母亲走了进来，跟我一起看。电视上关于疫情报道一个接着一个。母亲忽然问：“如果我感染了，你会照顾我啵？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说：“当然会！”

我想起之前跟母亲说起武汉一个小伙子感染后情况十分危急，是他的姐姐连续多天在病房里照料，直至他最后病愈出院。我是不是真能做到他姐姐那样，我不知道。很多事情临到发生时，才会看到自己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。

母亲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我也是傻，要是我感染了，估计全家人都感染咯。那才是麻烦嘞！所以，还得要在屋里好好待着。好好活着，比么子都重要！”父亲突然惊醒，茫然地问：“么子重要咯？”母亲撇撇嘴说：“你最重要，要得啵？”